

# 痴把新疆当爱人

□朱山坡

梁晓阳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广西人，与我生活在粤桂边上的一个小城里，几乎每隔两三天我们便在一起喝上几杯小酒，谈论时局和世事，顺便聊聊文学，但他更多地谈到新疆，谈他一年一度往返新疆的经历。如果新疆是一本书，那么每一个细节都在他的心里，纵然把世界上所有的酒都喝干了，他也说不完新疆。因为他早已经把新疆当成了自己的爱人。听一个人叨唠他的爱人，就好比看《百家讲坛》的那些人扯遥远的人和遥远的事，跟自己毫无瓜葛，姑且听之。但自从他跟随妻子回到伊犁探亲的2003年开始，我们听他没完没了地叨唠了10年，10年里，他将自己叨唠的东西写成了一本书，厚得吓人，近30万字，如果把这些字一个个地排列成一根线，将广西与新疆连接起来应该绰绰有余。这部书叫《吉尔尕朗河两岸》。吉尔尕朗河，据说是伊犁天山脚下的一条雪水河，从天山流下，百川入海一般，最终汇入著名的伊犁河。而这部写在在河流两岸居住的文字，因为用情之深（就写他爱人生活的老家），用力之猛（写了10年），也顺理成章地入选了“新疆民族文学原创和民汉互译作品工程”，获得新疆政府扶持出版，近日由新疆青少年出版社推出。

据我所知，梁晓阳爱上新疆是因为爱上了一个新疆女人，他的妻子是地道道的新疆人，在伊犁出生，在伊犁长大。爱一个人，除了爱她还不够，还爱上她的故乡。这样，他们的爱情一望无边，比世界还要辽阔。因此，10年来梁晓阳马不停蹄地往新疆奔跑，钻进一个个毛孔里，用放大镜去观察、品味。他将自己化为一滴水，带入了新疆的汪洋大海。新疆旷野茫茫，孤独沉寂，辽阔的天空、荒

凉的野地、冷峻的雪山，像初恋一样给他无法消受的甜蜜和震撼。有一段时间，我们都找不着他，但深夜的时候常常接到他的电话，说他正在看大漠孤烟、边塞夕阳，寻找天山雪莲和饥饿的野狼……末了他说，“我恨不得自己的前世就是新疆人。”而他也多次对我们说，他一直怀疑他就是新疆人，有新疆人的性格，有新疆人的思考，有新疆人的生活，有新疆人的故事。读他的文字，发现他就像爱一个前世恋人一样爱新疆，前世恋人，就是前世修来的福，他和她正在如胶似漆。而我也一直怀疑：梁晓阳这家伙究竟爱他的老婆多一些还是爱那片叫做伊犁的土地更多一些？

在南方的日子，我都记不起他曾多少次“回”新疆，更不知道他和人和他的梦多少回逗留在新疆的牧场、村落、林区。他跟我们谈论新疆的时候眉飞色舞，像一个大龄光棍终于谈婚论嫁了。在我们面前，他常常“叫嚣”要离开家乡回伊犁定居，像牧区人一样起早贪黑，捣弄奶茶烤馕，而据说他也在那条叫做吉尔尕朗河的岸边草原牧区拥有了一个家，一个面积不小的和当地人一样的院子。在我看来，拥有了一个院子，那他才是真正的“回家”，像一个走失多年的孩子年年都要回去跟母亲相认。在我们这些南方的朋友看来，梁晓阳真是一个多情人，甚至是一个“矫情人”，至少一些不甚理解他的人会这样认为。但我不觉得他的多情是矫情，他对新疆的爱像对妻子的爱一样，已经塞满了他的内心，渗入血液和骨髓。

梁晓阳跟新疆谈了10年“恋爱”，每年在疆往两地像牧民一样“转场”，像候鸟一样往返，庆幸的是多情不被多情误，他把所有的经历和感受都记录在这本叫《吉尔尕朗

河两岸》的书里。10年磨一剑，10年写一部书，像跑了一场爱情马拉松。这部堪称展示了新疆伊犁大美的“情书”，以天山腹地的吉尔尕朗河两岸为背景，以一个降格废置荒凉遥远的昔日军用马场——伊犁新源老马场为观察点，分别对牧场、田园、河流、林区、冰山、村落民居乃至风土人情和日常生活作了投入、准确、生动、精细的描绘，记述了他在吉尔尕朗河两岸结庐而居10年之久的奇特生活，阐释了自己对30多年人生以及爱情家庭的感悟和思考，参悟出了自己与这片神奇土地的不解因缘，这是一个本真生命在伊犁草原上的心灵独白。作者同时在沉缓淡定的叙述中精妙地刻画了一批鲜活的人物，情感丰富的描写和穿透力强的叙述，逼真地展现了吉尔尕朗河两岸各族人民诗意的生活环境和顽强的生存状态，凸现了吉尔尕朗河两岸雄浑而又明媚、冷峻而又热烈、浪漫而又悲情的举世无双的人文地理。读着这些清新大气却又寂寞智性的文字，感受陌生而鲜活的场景，那种让人怦然心动的感觉只有读《瓦尔登湖》时才有。

而梁晓阳与新疆的传奇“爱情”并没有因此书的出版而变淡，相反，变得更浓烈。他说他现在只是暂时客居在我们这座小城，新疆才是他真正的故乡，他思念、牵挂，而故乡也一直在召唤、指引他，他还要返回去，他还有另一部写伊犁的长篇要完成，据说已经写了25万字。他希望像梭罗在瓦尔登湖畔写书一样，在吉尔尕朗河畔写他的伊犁文字。他希望在新疆慢慢变老，终有一天，老死在春天的牧场，化作一抔黑土，灵魂却像新疆的杨树那样迎风飘扬。

## 现实的处境和突围

□王 晖

当《一只猫的宗教》《像一支烟那样行走》《地理的割裂》等一系列散文呈现在眼前的时候，它们以一种类似固态的坚固印象开始侵入我的记忆，字里行间的阅读中我掂出了沉甸甸的感觉，这种东西就是文字的分量。樊健军的散文，有一种扎扎实实的质地。无论他以何种笔锋去传达现实，写实的抑或虚无的叙事，都在竭尽全力地向“真实”逼近。在散文这种最见性情的文体中，这样的写作便具备了可靠的品质。

《一只猫的宗教》是一篇表现奇特的散文，表面上看它多么像一篇寓言：一只流浪猫，被深圳打工的弟弟收留了。在外漂流的弟弟在无力安置它的时候，让“我”辗转带回了赣西北偏远的县城。这只猫在“我”的家乡安顿后，经历了它生命中的悲欢离合，后来这只母性十足的猫生了4只小猫后，又收留了5只被遗弃的小猫。它做了9只猫的妈妈。在它生命最成熟的时候，慈悲的猫妈妈为了挽救9只小猫，自己吞去了训练它们的吃了鼠药的老鼠。没有了妈妈，从此小猫流散得不知所终。旧院拆迁，老房子夷为平地。

这篇散文，人只是做了猫的陪衬， 人的生存艰难从蛛丝马迹中可见点滴痕迹。笔墨几乎全落在猫身上。猫的颠沛流离、猫的沧桑皆带有宿命的、悲壮的色彩。猫的际遇与人的命运如此贴切和相似，句句落在实质处，没有过分的夸张与修饰。作品生动、真切、朴实，嵌入了作者深切的生命意识和对于“道”的体悟。

一个心中没有信仰的人，不可能有这样的细微的观察，也不可能有这样理性的诠释。当一篇散文的内涵达到一定的深度，作品的经度与纬度会再度扩张，作品的精神也会突破常规的范畴，表现出卓尔不群的风貌。

樊健军的散文，写作密度较大。他常常将现实的片段横贯在一起，形成一个情景的链条，编织细密，完整周到地叙事。《一只猫的宗教》就是这样的。

在这篇朴素的作品里，一只猫为我们留下了不可磨灭的足迹。樊健军善于提炼生活，他能够从繁复、支离破碎的生活片段中提取有意义的细节，用情感和逻辑思维去安置有效的素材，将之连缀成有机的整体。他的散文紧凑、结实。《土窑背后》即是一个例子。祖父用了3年的时间，为造新屋做着一砖一瓦的细微准备，但直到生命终结，也没能实现他的梦想。他过世后，暴雨冲毁了土屋，新瓦损毁大半……他的作品扎根于现实生活的土壤，具有强烈的生命意识，对时光流转、世事沉浮、命运沧桑有格外深切的体察。他能够体悟到故乡这片土地的温暖与疼痛。

《那片水葫芦》是篇静谧的美文。作品由农村池塘里水葫芦的枯荣，回望少年生活的一些片段，那铺陈在水里的郁郁苍苍的颜色，蕴含着农事的艰辛、人生的苦难。作者怀念岁月深处的母亲，没有多余的表白，但你可以体味到一种难言的人生况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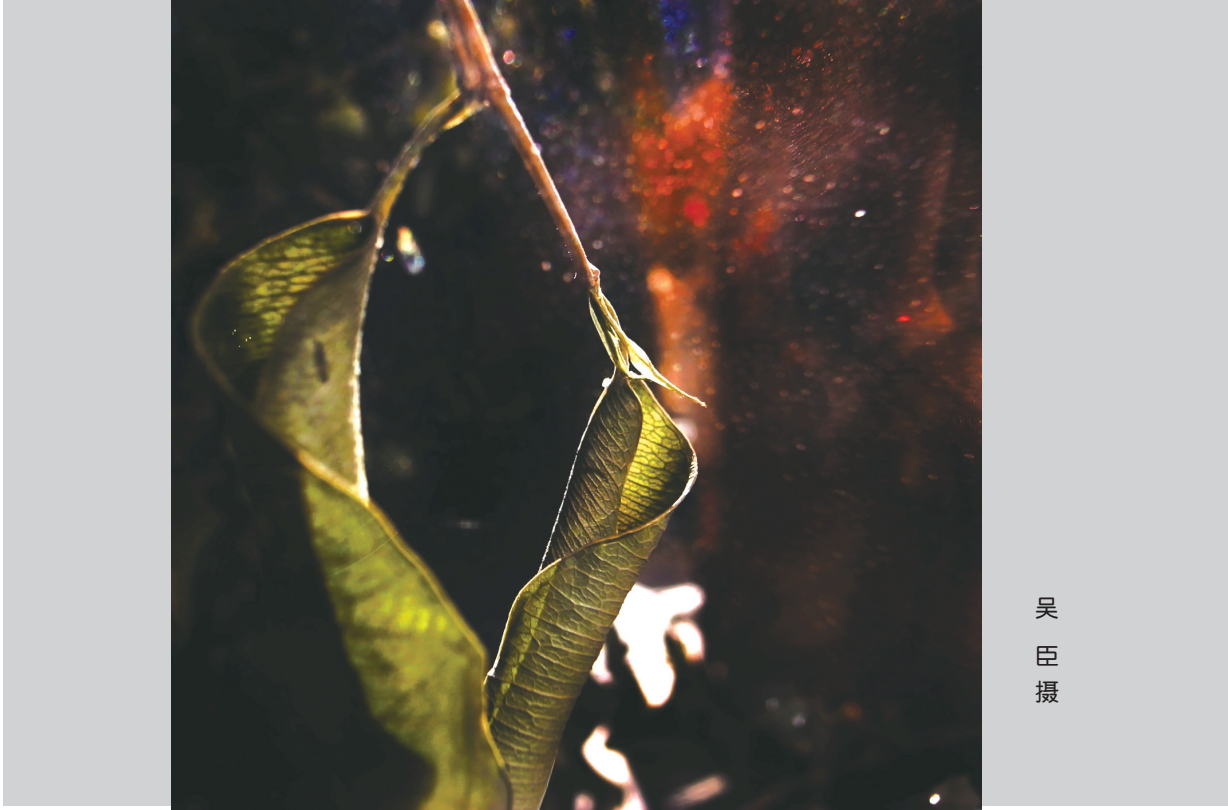
生命力顽强的水葫芦，淡蓝色的花朵，寂寞地开放，那罕见的美年复一年点燃在光阴里，维持在农人的生计里。散文抒情的部分，文字摇曳多姿，很有情致。

这篇散文语言淡雅，散逸着淡淡的清愁，苦涩中透出一丝安慰，表达节制。

《稻草的姿势》是一首悠缓的田野漫步曲，那是一次与一株稻子的倾心邂逅，一份对晚秋收割后的土地的痴迷的遐想。令人沉酣的丰收的大地，微醺得人都失去了方向感。诗意从土地上升腾而起，对土地的热爱回旋在一派天籟之中。“稻草、火光、灰烬、雪、童话的小屋，一次次覆盖我的想象。”又何曾不是覆盖着读者的想象。这是一篇诗情饱满酣畅、气息和美舒缓的散文。

我对樊健军的散文进行了较为仔细的阅读，看到了他散文写作中的一些变化，或者说他是他有意为之的写作试验。《旧色小巷》与《像一支烟那样行走》是可以对照阅读的。《旧色小巷》是用脚步走进了一截又一截暮色中的小巷，于是熟悉又陌生的场景像电影镜头一样开始接连地闪现出来。苍茫的时空里，让人有一种真切的恍惚感，行走的心境迥异于白天。这里面布满了市井的声音、气息，流动着氤氲的人间烟火。有一种迷幻的感觉，总是让人屏住气，谜一般的欲望在延伸。《像一支烟那样行走》则是彻底地甩开步子进行意识的行走或飞翔。幻化为一股烟，穿行无所不在，随心所欲，似乎就是用裸露着的神经在写作。这样可以探测到任何一个角落，任何一条缝隙。樊健军善于思索，善于在看似常态、不易出新的地方，探索到更加深厚的内涵和不一样的景致。

《地理的割裂》其实写了一场内心的割裂，割裂是为了聚合。散文写了人群中的自我放逐和自我迷失。而放逐是为了回归，迷失是因为痛苦的清醒。这篇散文传达了一种难言的纠结。它发生在几组对立又统一的关系中：异乡与故乡、他者与自我、过去的我与现在的我、被地理割裂的我与心灵割裂的我。在这多重关系的困扰中，“我”要做精神的突围。这是一种怎样的孤独。这难道不是人生的某个处境——无路可走与绝处逢生？原来决绝中都有一份眷恋，冷寂中朝着也许不可抵达的火光前行。这就是我看到的——内心的风暴。



吴臣摄

## 写作需要沉寂的力量

□杨献平

近来集中读卢一萍的中短篇小说作品，有一种匀速前进的感觉。

我觉得，卢一萍的小说大体上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特别之处。一是故意在表面设置平静效果，叙述不温不火，他似乎并不在意某种惯常性的“雕琢”。二是短篇小说的故事性不是很强，甚至讲得过于简单，没有繁复的情节，但更注重故事本身的内蕴与外延。三是题材多数以西北、尤其是边疆为背景，写新疆土地上那些令人难以揣测的传奇和故事，且注重故事境界的营造。四是他的小说令人放松，让读者能平缓地呼吸，自由地阅读，慢慢从中发现，跟随他的叙述达到一种开阔的艺术境界。五是卢一萍的小说始终保持着先锋性。他不像其他作家那样密集地对某个问题或者题材进行高强度的观照和多方式的书写，只是紧紧抓住属于自己的一种气场或地域气息，进行个性化的、充满自由色彩的书写与营造，力图把故事讲到人心里，把故事的某种思想意味扩散到读者的灵魂里。

关于以上这些，在当下青年作家的写作中，鲜有人如此做。他们大多数以匠心独运的技术、好看的故事来进行自我的小说写作，以至于我在几年前看了不少青年作家的小说作品后，随即产生了当下小说即“通俗故事的文学写法”的印象。随之而来的判断是，当下小说中有优秀之作和精品之作，但是没有经典之作；尽管有紧跟生活的个人经验式的现场表达，但少有以艺术性取胜的力作佳构。

关于卢一萍本人，我认为，在“70后”作家群的文学创作中，他和他的小说散文作品是独树一帜的。我的理由除了上述五个方面外，还有如下的阅读印象与基本判断。

就我目力所及，在青年小说家中，卢一萍执著于边疆或者说地域性的写作是最坚定的。他曾长期生活的新疆古称西域，是丝绸之路东方段核心地带，更是历代王朝经略边疆的重中之重。因此，卢一萍的写作就有了一种源自雄厚历史或者古代文明的天先性高度，但这种书写是艰难的，除了需要定力和学识，更需要对边疆地区的文化精神有深刻的理解。他必须超越现有认知，才能使其成为文学表达。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边疆题材的创作，或者说站在边疆表达，更具难度。这样一来，卢一萍执著于新疆——边疆题材的小说及其他门类的文学创作，就有了一种孤身犯险、单刀赴会的意味。

有鉴于此，卢一萍的小说写作也就有了一种天然性的独立基础。在新疆，也有很多小说家在书写这块地域的各个方面、各色人群以及各个具体人物的种种际遇和表现，乃至内心矛盾，但卢一萍则多了一层审视与思考的角度，以及书写与表达的趣味选择。我在阅读卢一萍的小说之后，总体印象是，他小说的先锋姿态与寓言式的文学创作是别具风格的。换句话说：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卢一萍的文学创作，和与他一起实绩昭然，但没有获得相应文学声誉的“70后”作家一样是被低估了的。

我还看到，卢一萍叙述故事时，似乎并不讲究技巧，但他的这些故事往往在你阅读后，放下书本时猛地

抓住你，让你恍然大悟。如他的短篇小说《北京吉普》，故事非常简单，好像是一个传奇的文学版本，里面的细节乃至人物的自述有些方面显得不可信。可就是这种不可信使得小说的张力获得了大面积的释放，让人联想纷纭、猜测不已。我以为，这就是好小说或者优秀的小说。这篇小说是卢一萍此类短篇小说中颇具代表性的一篇。他以先锋的姿态把问题摆出来，也借乌有的故事洗胸中块垒，表达自己对这个世界的质疑。这就是他一直以来的小说写作姿态。

卢一萍的小说背景，一是帕米尔高原的塔合曼草原，二是塔克拉玛干沙漠中的索狼草原。他描写草原的小说带有强烈的抒情色彩，而以荒原为背景的小说，则具有现实关怀。中篇小说《索狼荒原》就是这一方面的代表作。小说的故事看似简单，新疆屯垦初期，一个名叫柳岚的女兵怀揣理想，奔赴边疆，来到了索狼荒原，没想等待她的却是“分配婚姻”，要她嫁给战功赫赫的营长王阎罗，柳岚抗命不从。正在这时，一些匪犯也被送到索狼荒原服役，其中，故事更为斑斓多彩。尽管柳岚一再坚持不嫁给王阎罗，但组织上还是宣布他们成了夫妻。几个月后，柳岚和薛小琼同时怀孕。她们都怀了营长的孩子。十月怀胎，柳岚和薛小琼双双临产。但不同的是，柳岚怀的是“革命后代”，而薛小琼为了爱情，为了保护营长免受牵连，说自己怀的是“杂种”。最后，柳岚的孩子难产而死，薛小琼的孩子却成了这片荒原亘古以来诞生的第一个孩子。

小说到此戛然而止。我读完卢一萍的这篇小说之后，眼睛长时间发潮。我知道，这篇小说当中包含了卢一萍个人对历史、对人性的很多思考和认知，也体现了他的一种精神向度。他写作这篇小说，实际是反映一种真实的历史事实与相当一部分人的奇崛诡异的命运，用这个故事故去启动我们的联想与记忆，让我们在思考中知“道”并觉醒。应当说，卢一萍这篇小说让我见识了他另一种小说的创造能力，也就是说，他不是不可以写故事性极强的小说，而是他有追求，不愿意以机巧来达成某种个人愿望。他是在真正地寻找一种属于自己的艺术创造。因此，我不愿意去说这个作品的技巧与艺术，乃至所谓的成功之处，只是觉得有一种被笼罩的覆压感。看了这篇小说，我认识到，对于小说创作，好看的故事只是一种方式，不是艺术的终极要求。我也更加坚信，没有思想的写作是走不远的，技术可以通过练习来掌握，但是思想和修养却需要长期的修练。

所有伟大的作品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始终关注和发掘深邃斑斓的人性，展示时代人心，以悲悯之情怀、自由之精神去烛照我们生活和灵魂深处的那些鲜为人知的东西。卢一萍在坚守，在实践，在抵达。他曾经说过，“写作需要沉寂的力量”，他的小说写作无疑印证了这一点。他的写作是孤绝的。他的这种姿态在当下是少有的。

读《表达》，午夜，一册满满的事物、情绪与词语。它们在持续的阅读过程里，一一落入了我对习习文字的期待之中。

我是喜欢读这样的文字的。它自然、清澈、随性。《表达》中，事物随处存在，它既在低处，又在高处。《木器厂》中的事物是处在低处的，它们与人的生存紧密相连，在生存的时间处所里，它们显得低而阔大，如水漫开，浸入每一个木器厂内的工人。场院、木头、推刨、榫卯、老虎爪子、羊角锤、射钉枪……它们在文字里自然而有力地一一呈现着，这些事物推动了习习的叙述，也显示了习习对待事物的态度——事物的呈现尖利而明亮，同时又带有时间的悲凉。事物在这里，当它们与人紧密结合时，它们是处于低处的，而木匠则是事物的另一化身，此时的他处于高处，带着这些事物的走向：使用，成器，生活。而当木匠脱离木器之时，这些木器与工具则返回到了高处：“夜晚，宁静安谧，窗外挂满星里，但总能听到父亲深深的叹息。父亲打制的家具在夜半发出叭叭的炸裂声，开裂的地方正是他精心对接粘合木纹的地方。事物变化那样迅速，老人们做梦都有想不到的新事物一样赶着一样出现着”，只有这时，事物是强大的，它脱离了原先的主人，成为独自的存在，成为时间的见证。尤其是往昔的事物，被时间托举，作为新事物的对应面存在着，让新的更新、旧的更旧，而人在这之中则成了一个迷惘物，居于低处，对新的旧的都感到了无所适从，其实，说穿了，是此时时的老去的人对自身的无所适从。阅读《木器厂》，总是会有这种深深的文字的感应，因为习习的文字对接了我对事物的经验。

也正是这种对事物的态度，使得习习的文字来得洁净而谦卑，在《静物》《周围》《村子》等篇章里，充分显示出了文字对待周遭事物的忠诚度，叙述既随性又克制，没有凌驾于事物之上的飞扬跋扈，没有矫揉造作，没有虚伪的抒写，而是忠诚地面对事物，面对自身情绪。这样的文字既有事物的悲凉，又有自身的热度。下面这样的段落，真的是令人不能忽视：“栗子成熟的季节，家家忙着打栗子、收栗子。小席的爱人外出打工，一百多棵果树，一堆一堆栗子，小席一次装两筐，换着往前背，背一筐，往前走一截，放下这筐，再去换另一筐。筐比小席的身体大一截。一次，小席爱人从远处回来，远远地看见小席，小席正这样压弯身子挪着筐子，他的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这样的文字，如此客观、冷静，但又充满了人间热度。由此想到文字的抵达，在一定的语境中，越是质朴的文字，越能抵达描述对象。我们以往的许多散文，那些所谓的“文采”，满目堆砌的词藻，那些供教课书分解用的散文，只不过是件华而不实的衣裳，衣袂飘飘，却毫无生气。因此像习习这样的质朴文字，准确而本质，同时也深藏着真实的感动力量。于散文的写作来说，这种质朴的风格显得尤为珍贵。

我一直在想，西北因地广人稀，文字可以极度铺张，可以极度张扬。但西北也造就了像习习这样的作家，文字干净，克制，忠于事物，忠于地域，忠于叙述。与此同时，习习在处理这些事物的过程中，把时间设置成了感性的处所，借它所酝酿出的情绪，在面对客观事物时，用来指认自身的温度。也因此，习习文字中的事物，内藏了丰富的人生及生活的际遇元素。在我深夜的阅读中，从《木器厂》直读到《静物》《周围》《村子》等篇章，对这些文字，有着由衷的喜悦。它不仅是对应了我的阅读喜好，更重要的是让我读到了习习文字中事物与叙述的况味。

## 万物皆沐风月

□赵 瑜

王剑冰写周庄的夜,把周庄的夜色写活了。

周庄如今是一个旅游景点,世俗意义上的美好已经被开发,哪怕是水上的风河里的月,都已经标上了价格。然而,作为最初的发现者,王剑冰对美好事物的敏感,让他沉迷不已,他看到景致的时候,也听到了风闻到了乐。他是一个高明的取景师,将市井意义上的周庄放在了取景框外,而独独发现了风里的花香和月下的笛韵。快门按下的一瞬间,他便救活了周庄。

发现生活之美,是写作者的基本训练科目。而发现美好事物中独特的气息,更是写作者独有的能力。

翻阅这册《王剑冰精短散文》,知道这些年,王剑冰游走了不少地方。北塞的景致与江南的婉约自是不同,西域的狂放与中原的宽厚也大有异趣。相信只有走过了这些地方,才会一点点在内心里刻下刻度,在下笔的时候,才能形成鲜明的对比。

这本书里的散文,多是行走间的微观。与流行的行走文学不同的是,这本散文集子,多了些风月。风传递万物的信息,月负责照亮我们所有的夜晚。有了风,有了月,这文字便多了柔软的东西。

散文写作这些年流派颇多,但万千繁华,也不能丢了写作者自己的体温。

所谓的体温说,便是文字的可辨识度。王剑冰的散文有着明确的可辨识度,他笔下的茶水是舞蹈,他笔下的周庄是水墨,他笔下的山山水水都是一帧一帧可以细细描摹的明信片。

他的笔墨是有诗意的,那些平常的事物在他的笔下,突然就多出诗意,这是微观生活的结果。当年,史铁生在地坛公园里发呆,在他的眼睛里,万物都是慢的。那些匆忙走过地坛的游客,怎么体会得到,多年如一日所观察的事物之间的联系。

而作为游客的王剑冰是发现者,他能找到庸常生活中的诗意,他能找到被繁华景致遮蔽的诗意。用诗意的笔触来打量四周,那么,他的笔墨总是诗意流淌的。

行走,是写作的一个重要的母题。

而这些年旅游资源过度开发,风景的同质化异常严重,这对写作者是一个挑战。

然而,看王剑冰散文便知,作家发现万物的能力早已经突破这些表面的喧嚣。他写任何一个风景,都只是取很细微的段落。吉安的水、长岛的石头、周庄的月亮……的确,这样从万物最细微处入手,写一个风景迷人的地方,才可以避开重复。

王剑冰写瓦,读来总觉得一块瓦在他的眼前碎过。王剑冰写茶,读来也总觉得,眼前有一壶好茶,刚刚刚好,茶香溢出,有说不出的诱惑。

诗意也好,王剑冰个人的体温也好。这并不是一个写作者独一无二的。

差不多每一个成功的写作者,都应该具备这样的能力。但是,我喜读王剑冰这样执著的表达。他像是一个对体裁迷恋的绘画者,将所有的梦境都画成彩色的,又或者,将所有的村庄都画成绿色的。这足以证明他修饰世界的能力。

王剑冰的行走散文也是这样,他仿佛执著地要将每一个走过的地方都写成诗,写成月夜或鸟儿飞翔的姿势。他的这些偏执的爱好,为他的散文增了色,添了韵。

惟一觉得不足的地方是,写人的部分编辑体例有些芜杂,读来十分跳跃,不太安静。

## 事物与文字的况味

□马叙